



家的延伸——由家長視角 探究居家托育服務內涵與意義

李庭欣、黃喬鈴

壹、前言

臺灣0-2歲托育服務模式，過去主要以居家托育為主，隨著家長需求攀升及政策影響，機構式托育開始迅速擴張（陳珮雯，2011）。近幾年，家長在選擇托育安排時，總會在「保母」與「托嬰中心」之間猶豫，網路上不乏看見兩種托育服務模式的比較，從收托規模、環境、照顧人力比、費用等等，臺灣家長對於0-2歲托育服務的偏好開始出現「居家派」與「機構派」兩分野，各有擁護者。

然而這樣的氛圍，在2015年開始有了轉變。臺北市自2015年開始，陸續在萬華、南港、文山區等地先行實驗「社區公共保母」（陳俊全，2016），亦為後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制度的前身。一如「家園」二字，公共托育家園除了小規模、社區化的照顧服務外，更強調落實「類家庭」的理念，透過空間設備與照顧氛圍的

醞釀，展現與「家庭相仿」的空間，訴求如同「家庭溫馨氛圍」的照顧模式，更強調有別於機構式照顧，類家庭的環境更能滿足2歲以下幼兒的個別發展需求（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0）。其後也陸續有相關文章探討家園服務模式如何實踐、展現「家」的元素與意象（鄭珮宸等人，2020）。

從制度設計的初衷以及相關研究方向來看，依稀可見臺灣0-2歲托育服務模式，朝「家」的意象靠攏。當制度與社會紛紛期待尋求家的影子，致力營造家庭氛圍的托育情境時，不能忽略存在臺灣社會已久的居家托育服務，其實才是最貼近家庭照顧的期待。然而居家托育服務的發展，在歷經幾次制度變革後，如何順應社會需求及父母期待，提升照顧品質與專業，一直是服務發展上的阻礙與限制，更雪上加霜的是，臺灣的居家托育人員更面臨年齡老化問題，近六成的保母超過五十

歲，近兩成六十歲以上保母屆齡退休，人力斷層危機迫在眉睫。

借鏡國外經驗，美國近十年居家托育服務同樣面臨品質提升與服務量能待擴充的問題，發現過去對於居家托育服務的相關研究數量遠不及機構式，因此為奠定居家托育穩健發展基礎，採行的策略即是藉由釐清並掌握居家托育服務的優勢與獨特性，進一步發展具體可測量的居家托育品質指標，做為精進服務品質、充實量能的有效工具（Blasberg et al., 2019）。回到臺灣，面對雙薪育兒家庭送托需求趨增，為突破居家托育服務質與量的雙重困境，同樣有必要先「追本溯源」。釐清居家托育服務的獨特性，了解居家托育服務人員如何與幼兒及家庭合作，才能刺激更多人對於居家托育服務的品質與特徵有更多思考與檢視，未來才有可能於此基礎上提升服務的質量。

雖然托育服務實際照顧的對象是幼兒，但家長與保母之間的溝通協調合作才是關鍵，家長使用居家托育服務的經驗謂為重要，因此本文將從家長視角出發，透過了解家長與保母的合作經驗與感受，梳理出居家托育服務的特殊性，了解居家托育服務對兒童與家庭的支持，除了兒童的基本照顧外，如何展現對家長就業的支持，同時居家托育服務還拓展了哪些以「家」獨有的支持網絡與關係，更重要的是「家」的感覺與實踐為何，期待本文有

助於未來居家托育服務政策制定與推展。

貳、文獻探討

一、居家托育已知的服務特性

我國居家托育服務於2013年《居家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上路後正式法制化。品質部分，政府委託相關團體承辦全臺71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中心設有專職訪視員負責輔導管理保母，維持一定的服務品質。費用方面，按照規定，各縣市訂有托育費用收退費項目金額及基準，托育費用有管制，輔以政府托育補助，確保服務平價可負擔。

從既有的法令規範，多見與實務操作面相關的引導，但較少見與居家托育服務內涵、定位與價值有關之闡述。目前最明確可得的訊息及指引，可由現行《居家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三條看出端倪。根據登記制第三條規定，保母需提供的服務包含「清潔、衛生、安全及適宜兒童發展之托育服務環境」、「兒童充分之營養、衛生保健、生活照顧與學習、遊戲活動及社會發展相關服務」、「育兒諮詢及相關資訊」、「記錄兒童生活及成長過程」、「協助辦理兒童發展之篩檢」、「其他有利於兒童發展之相關服務」等，目前條文各款多屬於功能任務性的引導，更不用說居家托育對於支持育兒父母就業的功能與角色也未被提及，檢閱

其他條文亦同，皆未見、也未能得知這些「應提供之服務」落實到居家場域與關係時的特殊性，甚為可惜。

但仍可從既有研究中，掌握部份居家托育服務的特點，包括收托規模小，居家托育人員工作自主性高。

首先是收托規模，依規定托嬰中心一名托育人員可照顧5名未滿2歲幼兒，居家托育則為2名。根據王舒芸（2014）研究，經統計平均每位居家托育人員照顧1.72名未滿2歲幼兒，而私立托嬰中心則高達4.91名，顯見居家托育人數或許受制度與空間限制，而營造出相對較小規模的收托群體。而居家托育小規模收托的特性，也恰巧回應幼兒發展理論中，小型化、社區化的照顧，讓幼兒在（類）家庭環境中受照顧、成長，有助於幼兒與照顧者發展安全依附關係，亦為基於兒童最佳利益之選擇（葉郁菁，2020）。

此外，透過比較機構式托育人員與居家托育人員的從業條件，亦可見另一種居家托育工作的特殊性。根據黃喬鈴（2017）研究，比較從事居家托育工作者與任職於托嬰中心的托育人員工作性質後指出，相較於機構托育人員「受制他人，為雇主勞動」的特性，居家托育人員相對具有工作自主性，可依需求彈性調整工作內容與設定工作項目，居家托育「自營作業者」身分雖然需承擔自付盈虧的經濟風險，但由服務提供角度來看，反而能支持

其依據自身專業提供相應服務。

二、我國有關居家托育服務文獻回顧

雖然托育服務主要的照顧對象是幼兒，但與托育人員溝通合作的是家長，就此，檢閱國內以服務使用者觀點探討居家托育服務的文獻，聚焦討論家長選擇居家托育服務的因素，包括價格、距離、人格特質、專業、觀念，以及使用居家托育服務的滿意度和期待（張美娟、段慧瑩，2005；馬祖琳，2005；陳若琳等人，2014）。

可見，過去對於從家長視角切入探討的面向，多著重於選擇偏好或使用滿意度，對於居家托育服務建立起的關係，以及關係帶來的效益討論甚少。然而根據Bromer與Henly（2004）以及Fauth等人（2013）的研究都表示，居家式的托育服務不僅是提供照顧服務，更具有支持家庭的潛能。有關居家托育服務實質上如何「支持」送托家庭的相關研究付之闕如，但正是釐清居家托育特殊性不可或缺的面向之一。

過去文獻探討居家托育服務關係建立的主體皆置於保母與幼兒的依附關係，保母與家長之間的信任關係，忽略居家托育服務「在家」提供的特性，保母的同住家人非常有可能頻繁出現在托育地，托兒除了與保母互動之外，也可能藉此與其他成人建立連結，發展出不同樣態的關係。可

惜的是，過去文獻對於保母的同住家人僅點到為止，例如家長會透過觀察保母與家人的互動，推測保母是否會適切照料孩子（蔡秋敏，2013），或是提及保母若有家人可提供照顧上的支持，分擔保母的工作壓力（張佳菁、蔡樟麒，2020）。

比較機構式托育，過去文獻多半提及居家托育服務的優勢為收托時間彈性，可以接應家長上下班，作為個別式後勤（馬祖琳，2005），較可討論商議服務內容，收托人數偏少降低交叉感染風險，穩定保母與嬰幼兒的依附關係（張佳菁、蔡樟麒，2020），再加上地緣便利性，得以讓家長安心託付（洪鈺婷，2018）。

有鑒於既有文獻對於居家托育服務的內容與托育關係中不同主體的互動關係，對於送托家庭、幼兒帶來何種效益與影響，這類外於幼兒照顧，與托育服務延伸之特性與價值討論相對缺少。因此本文期藉家長的視角切入，**探究保母以「家」作為提供服務的場域與基礎，服務內涵有哪些獨特之處，以及對幼兒、家庭與社會帶來什麼樣的支持與效益。**期待本研究能豐厚臺灣居家托育服務的意涵，同時鑑於臺灣托育服務量能急待擴增，釐清並勾勒家長眼中的居家托育服務特性與優勢，不僅能促使政府正視居家托育服務的意義與社會價值，更有助於廣納招募居家托育人力，讓服務永續且擴增，受惠國家整體。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理解居家托育服務對於現代育兒家庭的意義，採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針對將孩子送托居家保母的家長進行訪談。以半結構式問項設計訪談大綱，主要問及家長選擇送托居家保母的原因，以及實際托育的經驗與感受，並於每次訪談結束後微調訪綱。研究者於訪談前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並提供訪綱，經同意後進行線上視訊訪談，共計訪談5位家長，訪談時間約1小時至1.5小時。後續將訪談內容謄成逐字稿，運用編碼統整分析資料，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各受訪者基本資料，詳見表1。

肆、研究分析

一、彈性、主動且滿足生活感的服務內涵

托育服務應該包含哪些面向、哪些服務內容？目前家長與保母在合作前，依規定需簽訂托育契約，約定托育服務的費用與內容，但除了幾點明確的收費項目（例如：副食品費）外，每月托育費所包含的服務項目，能明確作為依循的為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三條所定之各款，作為保母「應提供之服務」，也因此，提供安全無虞的環境、掌握孩子的發展狀況，提供適切的活動支持孩子順利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家長年齡	子女數（年齡）	家庭型態	合作狀態	送托方式
M01	33歲	女（1.5歲）	未婚，與原生家庭共居	合作中	每周一到五，日間托育
M02	38歲	男（4.5歲）、女（2歲）、懷有第3胎（預產期6月）	核心家庭	合作中	哥哥上幼兒園，先前與妹妹送托同一位保母，每周一到五，日間托育
M03	38歲	男（5歲）	核心家庭	合作中	每週六托育，孩子上幼兒園前為每周二到六的日間托育
M04	34歲	女（6歲）、男（4歲）	核心家庭	結束合作	每周一到五，日間托育
M05	34歲	女（1歲）、懷有第2胎（預產期4月）	核心家庭	合作中	每周一到五，日間托育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成長，可知是保母托育服務的基本且必要內容。

從本次訪談中，我們發現許多家長有「意想不到、多出來的」服務內容或體驗，當保母與家長達成合作共識，並做到充分告知與討論的狀況下，保母提供的服務內容與範圍其實更周延、全面，不僅孩子被照顧到，家長在過程中也被滿足。以「剪頭髮」為例，這是許多家長不約而同提到的「特別服務」。M04：

這個一開始沒有講好，剪頭髮這件事是沒有寫在合約裡面的……所以第一次保母問我應該就是看不下去這樣子，然後就剪了……所以後來我的老大後來都由保母

剪頭髮，我覺得剪頭髮也算是保母一個蠻特別的專業。

實務上，托育契約幾乎不會納入剪頭髮的服務內容，頭髮長了不一定對成長造成阻礙，但卻可能為孩子的日常生活帶來不適，保母貼心的修剪，讓孩子在保母家的日子過得舒服。另外，M03家長分享：

保母阿姨主動嘗試煮一些幼兒園會有的點心，例如綠豆湯紅豆湯，因為她知道○○不喜歡，但快要念幼稚園的時候……讓○○知道幼稚園會吃這些東西……就是先幫我，幫小孩做預備、打預防針。

亦可看出，即便家長沒有主動提出要求，但保母基於自身專業，再加上每

日朝夕相處，深知托兒的飲食習慣與喜好，因此能主動提供幼兒所需的銜接、適應照顧。

這些分享讓我們看見，保母提供服務的彈性與主動性。因為小規模收托與相對高自主性的從業特性，支持保母具有能即時回應孩子與家長需求的彈性，且能透過詳盡的觀察與了解，提供必要的服務。

此外，我們也從家長描述的服務內容中，聽到滿滿的「日常生活感」。例如M04家長分享：

我會忘記天冷要幫小孩帶外套，保母就會多提醒一點。然後因為他帶過很多小孩，總是會有一些衣服留在那邊，他也就會直接幫小孩穿上，不會一定要等我的衣服到了才要穿衣服。

又或者M03家長的經驗：

保母阿姨會煮晚餐，因為老人家喜歡吃滷肉，保母知道兒子也喜歡吃，他會用另一個保鮮盒，熱的喔，讓我帶回家，哪有保母會做這些事情啦。

天冷了，家長衣服帶不夠沒關係，保母家隨時都有孩子的備用衣物。頭髮長了沒關係，簡單的修剪讓孩子更舒服，更不用說，許多家長紛紛讚歎保母的好手藝，擄獲孩子的胃口，也樂意多準備一些給家長。這些內容，如果用契約逐一對照，即是「多出來」的服務項目。但這些多出來、延伸的服務內容，滿足的不只是孩子發展所需，更是日常生活所需。保母除了

關注孩子發展有沒有跟上階段指標外，同樣在意孩子在「家裡」（可能是保母家，也可能是在自己家中）過得舒不舒服、好不好。因此，家長與孩子尚未說出口或未意識到的需求，在保母具有較多自主性與小規模收托群體等特性中，孩子「生活上的需求」也能夠被充滿彈性且細膩的服務滿足，也就是，孩子的發展要跟得上進度，但日常生活一樣要過得好。

二、一整家人同村共養的實踐，讓孩子被更多人看見

有家，就會有人，如同M03家長說：「我是找保母『家』，她一定會有家人」。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視輔導時，總會觀察、關心保母與同住家人的關係，原因在於保母雖然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但孩子在保母家一定有機會與保母的其他家人互動、相處，若保母的同住成員能適切發揮補充角色，不僅能減輕保母的托育負擔，更可能降低托育意外發生的機會，畢竟多一雙眼睛看顧孩子，就多一份保障。同M04家長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同住家人就還蠻必要的，他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力，雖然沒幹嘛，但眼睛就是盯著這些人，就是確保這些小孩不會發生什麼讓人家通報的意外。

而保母同住家人共同參與照顧，對孩子來說不僅能增加生活體驗，如同M01的分享：

保母有兩個女兒，他先生跟婆婆……女兒送托時，家人也會進進出出，他們就會建立一個蠻好的關係，我女兒就會說今天阿寶姊姊教她彈鋼琴，他沒有講這麼清楚，但會表達有這件事情。

對於育兒父母來說，更可以是育兒路上的另外一名神隊友，就像M03的經驗：

有一次幼兒園有木工區，我就想到！保母的先生有這方面的專長，我就說你去找阿伯……他就找阿伯一起畫計程車，還教他要用幾塊木頭。

從協助看視，到教彈鋼琴、學做木工，這些孩子與保母同住成員創造的互動經驗，也是照顧的一環。雖然家長送托前是與保母簽約，但因為保母在其居住空間從事托育工作，恰巧提供孩子與整個「家」互動，產生連結的機會，這點特性對當代育兒人力稀少的核心家庭來說，選擇送托給保母，就有可能獲得遠多過保母一人的「照顧力」，讓家長以及孩子都能在托育的過程獲得更多支持。孩子不只是被保母照顧，更是被保母的一家人看照著。

此外，幼兒除了與保母及其同住家人互動外，幼兒同儕間的互動也讓我們看見，保母托育更串起原本互相不認識的家庭。來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在保母家相識相遇，這層關係再透過孩子帶回各別原生家庭，讓原本互相不認識的家庭產生連結。就像M05的經驗：

你說其他小孩嗎？認識啊，看過也知道，然後我每次去的時候都會跟他打招呼，他也會跟我拜拜。

因為送托，讓不同家庭間多了一層關係與連結，讓個別孩子與家庭在有需要的時候，不致於孤立無援。在居家托育場域，因為保母托育服務，讓原本陌生的孩子與孩子、大人與孩子以及大人與大人之間，都產生關係，有關係連帶就容易有關心。M04：

跟我女兒同一期，還有托一個男生……這個孩子聽起來，我自己會覺得有點狀況，我記得我有跟保母說看要不要去評估，可能發展有狀況。

可見，每一位送托居家保母的孩子，不只是被保母個人照顧、還包括了保母的同住家人、以及各別托兒的家長們。居家托育的照顧力蔓延、擴散與延伸，形成綿密的照顧網路，讓孩子能夠同時被多人看照與關心。

Blasberg等人（2019）研究曾指出，對學齡前幼兒來說建立穩定的關係至關重要，而要達到關係穩定，必須要同時將「照顧者與孩子」、「孩子與孩子」，以及「照顧者與家庭」共同納入，一併考量與經營，而這一點在居家托育服務中更能被實踐。

家長分享的送托經驗，讓我們看見同村共養的實踐。即使不涉及直接照顧，但因為送托到保母家，而使孩子受到保母同

住家人的陪伴，甚至與其他托兒家長、家庭因為認識而產生連結，產生關係，讓孩子被更多人看見。這個照顧網絡中的個人與家庭用不同的方式，提供孩子們所需要的一切，而保母家以及保母本人即是這些共養力的集中站。如同M03提到：

我覺得保母有同住家人對小孩是好處，是多了一家人，讓小孩知道他有很多個關心他的人，很多的家人。

保母托育串連起原本互不認識的彼此，也讓彼此成為彼此育兒路上並肩同行的隊友。

三、家的延伸、關係的延續，成為家長的真後援

居家托育服務照顧的場域發生在保母家內，由同一位托育人員提供照顧服務，因此孩子可與照顧者建立穩定且安全的依附關係，這樣的關係不只侷限在人與人，空間亦同。而當孩子對人、對空間都能建立一定的信任關係後，對孩子來說，從自己家到保母家，只是「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

保母家就是孩子平日生活的另一處空間，易於建立孩子的安全感與歸屬感。

M03：

保母的家是家，可以讓小孩適應環境比較快，小孩會覺得這裡就是家，只是從我家，換來你家，而不是從家到托嬰中心……我的小孩是每次進保母家就會問，

媽媽你要走了嗎？

M01家長也轉述孩子的童言童語：

我女兒就蠻期待去保母家，他假日都會問我○○媽媽（保母）呢？我們要去○○媽媽（保母）家嗎？

孩子口中的保母「家」，不單單為一個代名詞，更是實質家的存在。

孩子的反應顯示對保母家的照顧環境建立相當程度的安全感與信任感，所衍伸出「你家就是我家」的生活模式，除滿足孩子發展所需的依附關係外，這樣的特點成為居家托育服務能成為當代育兒家庭堅強「後勤部隊」的重要基礎。

以每天都會碰到的接送來說，不同於機構式照顧，一到傍晚孩子們陸續被家長接回，照顧環境由熱鬧人聲混雜，逐漸轉為安靜空盪，家長往往心疼孩子成為最後離開的人。但居家托育則有著截然不同的光景，孩子作為保母家最後一個離開的托兒，或是周末唯一托育的孩子也不擔心失落。M03：

每次周六來保母家，明明就是到三點半，就要拖到快四點才要走，因為會有哥哥姊姊（保母在外地工作就學的孩子），還想在保母家玩。

家與家之間通力合作，讓日常照顧具有延續性，受惠的不只是孩子獲得延續性的照顧，也讓總是在工作與育兒兩者間夾縫求生的父母，生活節奏得以舒緩。

另一方面，因為長輩不再是小家庭隨

手可得的支援，對於無後援的育兒家庭，當發生各種臨時突發狀況，無人可接手照顧幼兒工作時，一來因為保母家本來即為孩子平常熟悉且習慣的生活場域，因此在與保母取得合作共識後，保母不分白天黑夜，隨時可支援，這對現代家長來說萬分重要且不可或缺，這樣的特點更是居家托育獨有。M02：

第二胎後的臨托很重要……像前年小朋友輪流生病住院，保母願意收沒有生病的小朋友，甚至可以在他們家過夜，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幫助。

更難能可貴的是，前述這些因居家托育而建立起的合作關係與支持，並不只存在於契約存續期間。M04：

過去保母帶過的小孩，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社區，但那個小孩有時候會跟媽媽說「我要回阿嬤（保母）家吃肉燥飯」……我女兒放長假的時候，也會問說「我可不可以回阿嬤（保母）家吃飯跟玩」。

可見，即使在契約終止後，這份關係仍能延續，保母托育對於幼兒、乃至於育兒家庭的支持也同樣延續。這也如Blasberg等人（2019）研究所述，居家托育有許多過去顯少被提及的特徵，其中一項便是照顧者與受照顧的家庭往往會建立超越照顧關係的關係。家長與保母的關係不限於托育契約的期間，情感關係與照顧支持皆具延續性，有家長就如此對照居家

保母與托嬰中心，M01：

作為家長跟保母的互動，孩子跟保母的互動，這跟托嬰中心比起來更親近，關係更緊密，保母不是只是在做一個工作，工作時間結束後就跟你沒關係。

與家庭建立積極響應的關係（Building responsive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ies）正是國外文獻對居家托育服務特性的描述，居家保母服務的彈性與敏感回應家長，提供家庭必要的後勤支援，對育兒家庭平衡工作與照顧更有著正向的影響（Blasberg et al., 2019）。對家長來說，保母為孩子帶來了生活感延續的照顧服務，在此孩子能安穩的生活、被照顧，這個基礎使得居家托育服務能積極支持家長維持工作、育兒、甚至平衡多方生活，形塑保親並肩作戰的「隊友感」，成為家長最有利的後勤部隊。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家長（使用者）視角切入，從實際使用經驗與心得重新認識保母托育服務的意涵以及對於幼兒、家長乃至於當代社會的價值與效益。從本次訪談所得三項居家托育特點，又可再總結歸納一明確特性：以「家」為基礎所提供的照顧服務具有「延伸性」。

照顧內容的延伸性，源自於家是生活的地方，保母從「滿足生活所需」為起

始，提供的照顧，不只是餵幾次奶、吃幾餐副食品、讀幾本繪本或進行了哪些活動而已，而是從最基本的孩子的食衣住行生活需求出發，再延伸、擴散，滿足那些契約沒寫、家長或孩子沒主動表達，但卻能讓孩子生活過得更舒服適切的需求，居家托育服務得以方方面面照顧到。

照顧人力的延伸性，源於家長與保母的合作關係，不只是家長與保母兩點之間的線性關係，而是保母、保母同住家人以及各別送托家庭與孩子間，由多點共同組成的照顧網絡，在網絡中各方照顧力的延伸，讓孩子受到多方照顧與關心。育兒家庭也能獲得更多照顧人力的支持，實踐育兒不是各別家庭獨自前行、單打獨鬥，而是一起同村共養。

家的延伸、關係的延續，因孩子與居家托育的空間、照顧人力產生的信任關係，即便物理空間轉換，但生活感仍得延續到另一個家。「從家，到另一個家」的基礎，成為居家托育能充分支持雙薪育兒家庭的關鍵，讓家長在有需求時，能有一個安心後送之處。而這樣的關係在契約終止後仍能延續，這項特點對於許多無後援的家庭來說，正是育兒家庭在必要時刻的神後援、神隊友。

整體來看，居家托育就像一塊具有延展性的黏土，可以包覆、填補、塑形。保母的照顧涵蓋孩子從發展到日常生活細微的需求，依孩子跟家長的個別需求主動

提供彈性合宜的托育服務，同時也將眾人「黏」在托育網絡中，讓彼此得以互相協力照顧，更可以在家長育兒過程中即時補位，填補那些斷裂、破碎，因突發狀況而產生的照顧缺口。最後，保母創造了有黏性的關係，讓彼此的連結不因契約終止而斷裂，存續支持的力量。保母托育所具備的延伸特性，恰巧回應也補足了目前臺灣因孕產資源不足、托育制度破碎斷裂與勞動環境僵化且缺乏彈性，而衍生出的各項照顧困境，成為溫柔、有彈性的靠山，撐住家長、孩子與整個家庭。

本篇為釐清居家托育服務獨特性之初探性研究，描繪出「家的特性」彙整自研究訪談的五位家長實際送托經驗。然而，居家托育服務中，家長與保母的合作關係與樣態多元且有個別差異，文中分析出「托育彈性」、「臨時支援」、「延伸照顧」等特質未必能推論至整體。回歸本文撰寫初衷，乃借他山之石，期待由家長的送托經驗中梳理出屬於臺灣居家托育服務的意涵，以利後續擬定具體且符合育兒家庭需求的居家托育服務品質指標。我們深信居家托育服務的內涵、價值與意義不僅只於此，居家托育服務質量急待提升，更多有關居家托育服務的特殊性，有待後續研究持續發掘，共同為提升臺灣居家托育服務質量奠定穩固的基礎。

（本文作者：李庭欣為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居家托育部研發組長；黃喬鈴為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

關鍵詞：居家托育、使用者觀點、照顧品質

參考文獻

- 王舒芸（2014）。《我國托育服務供給模式與收費機制之研究》。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 洪鈺婷（2018）。《居家式托育服務人員工作投入、社會支持與工作幸福感之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m29gd6>
- 馬祖琳（2005）。〈家長視域之家庭托育經驗實相探討〉。《幼兒保育研究集刊》，1（1），1-10。
- 張佳菁、蔡樟麒（2020）。〈居家式托育服務異動之研究〉。《產業管理評論》，11（1），19-40。
- 張美娟、段慧瑩（2005）。〈花蓮地區母親對幼兒托育服務選擇理由、重要程度及托育滿意度之探討〉。《醫護科技學刊》，7（1），106-120。
- 陳俊全（2016）。《臺北市社區公共保母政策評估研究案》。臺北市政府。
- 陳若琳、涂妙如、李麗圳（2014）。〈新北市家長對嬰幼兒托育照顧的滿意度研究〉。《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16，79-102。
- 陳珮雯（2011，5月16日）。〈送保母還是托嬰中心？〉。親子天下。<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30154?quick=2>
- 黃喬鈴（2017）。《「有酬」照顧為何物，只能「血汗」相許？—嬰幼兒照顧工作者的勞動樣貌及處境之比較》（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psbx62>
- 葉郁菁（2020）。《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訪視輔導及效益評估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 蔡秋敏（2013）。〈家長對保母托育信任關係歷程之探討〉。《人家庭教育雙月刊》，45，26-46。
-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2020）。《2020年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工作操作手冊》。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FilePath=~/File/Attach/10366/File_180689.pdf
- 鄭珮宸、王百芳、王兆慶（2020）。〈「家」從何來？初探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的照顧現場〉。《社區發展季刊》，169，373-385。
- Blasberg, A., Bromer, J., Nugent, C., Porter, T., Shivers, E. M., Tonyan, H., Tout, K., & Weber, B. (2019). *A conceptual model for quality in home-based child care*. OPRE Report, 37.

- Bromer, J., & Henly, J. (2004). Child care as family support: Caregiving practices across child care provider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6(10), 941-964. <https://www.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04.04.003>
- Fauth, R., Owen, S., & Jellicic, H. (2013). *The next best thing to being at home: Parents' views of quality in home-based childcare settings* (Research Summary 10). National Children's Bureau, Research Centre. http://www.ncb.org.uk/media/891898/ncb_rschr_summ_10_final.pdf